

中亚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私有化

阿米娜·沙尔达别科娃

阿米娜·沙尔达别科娃 (Amina Shaldarbekova) :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电子邮件: a.shaldarbekova@gmail.com

高等教育的私有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中亚地区的国家也不例外。在苏联解体后,私有化政策在 1990 年代被引入这一地区,以减少高校对政府资金的依赖。私有化的共同实践包括公立部门的教育服务部分私有化,如在公立大学开始收取学费,同时保留国家资助的名额,并允许成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本文讨论了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部门经历的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及其对高等教育招生与准入的影响。

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性变化给中亚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许多挑战。尽管受到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与联系,但是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包括私有化)方面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所有国家都将教育视为社会经济转型的转型工具。然而,每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变化动态和处理转型的方式各不相同。共同点是,它们都无法为教育分配足够的预算资金。这促使各国开始寻求替代的资金来源,导致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启动,此前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国家所有、国家控制和国家资助的。高等教育私有化的程度决定了各国的入学率。私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应扩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四个中亚国家的总入学率差异不大:哈萨克斯坦(18.5%)、吉尔吉斯斯坦(12.5%)、塔吉克斯坦(11.6%)和乌兹别克斯坦(14.8%)。但这些比例自那时起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根据马丁·特罗(Martin Trow)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概念,哈萨克斯坦已进入普及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

私有化路径

在 21 世纪,上述四个中亚国家开始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同时招收自费学生和国家资助学生。此外,正如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库以及这些国家的统计机构收集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学费已成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公立大学中的自费学生比例增加,而政府资助的比例减少。因此,在不涉及公共资金的情况下增加高等教育准入是该地区的共同特征。现在政府只资助少数学生:乌兹别克斯坦约 33% 的学生由国家资助,哈萨克斯坦为 27%,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为 21%。然而,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公立的,因为高等教育扩招主要发生在公立部门,并继续在公立部门进行。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公立与私立部门的扩展

总体而言，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大规模的三重高等教育私有化，可以说是一个极端案例。它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在法律上允许建立私立机构和公立大学自费招生的国家。此外，该国还完全或部分私有化了一些从苏联时代继承的国立大学。因此，其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截至 2017 年，该国共有 122 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 50% 以上属于私立机构。这种情况得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私立机构的大量涌现，尽管由于政府的监管，部分私立机构关闭或合并，但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此外，在 21 世纪初，12 所国立大学被转变为股份公司：一些完全私有化，另一些则由国家和私人实体共同拥有股份。此外，哈萨克斯坦超过 50% 的学生就读于私立机构。2017 年，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3%，并且继续增长。因此，不仅是公立部门中自费学生人数的增长推动了哈萨克斯坦的高入学率，私立部门也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和扩大化的重要推动力。

吉尔吉斯斯坦是该地区双重私有化的典范。它是由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增长和允许国立大学收取学费而引起的。然而，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在机构数量和学生数量方面并不占主导地位。2017 年，51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16 所是私立的；他们占该国所有学生的 14%。尽管如此，它们也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率：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总入学率达到 42.8%。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入学机会有限的公立部门私有化

乌兹别克斯坦是该地区的另一个极端案例，因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选择性准入模式。尽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但公立部门的规模仍然有限。政府通过限制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家资助和自费学生的数量来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此外，自 1991 年以来，高等教育总入学率实际上有所下降。2017 年，这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3,230 万），但高等教育参与率非常低，仅为 9%。在塔吉克斯坦，国家也控制着高等教育的供需两方面。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高等教育机构完全由国家管理。2017 年，相关年龄组中被大学录取的比例为 31%。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官方上仍然不被承认。虽然该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曾允许非国家教育机构的出现，但不久后政府就收回了这一许可。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里，塔吉克斯坦也曾有几次建立私立机构的尝试，但在政府干预下，只有一家机构得以存活。

尽管如此，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是有提供国家认可学位的外国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七所国际大学的分校，它们被允许自行挑选、录取和培养学生。塔吉克斯坦也有几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事实上，这四个国家都有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俄罗斯大学或其分校。

未来展望

尽管该地区在 1990 年代面临轻微的下降，但自 21 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在上升。总体而言，该地区的人口在稳定增长。此外，与其他后苏联国家不同，这四个中亚国家的

人口结构主要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为 27.6 岁。此外,2017 年 14 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0.8%。考虑到高出生率的有利人口趋势,该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普遍上升。然而,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动态因国家而异。对于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来说,问题更多在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不是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身;而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机会有限,扩大教育机会的需求则是更大的关切。